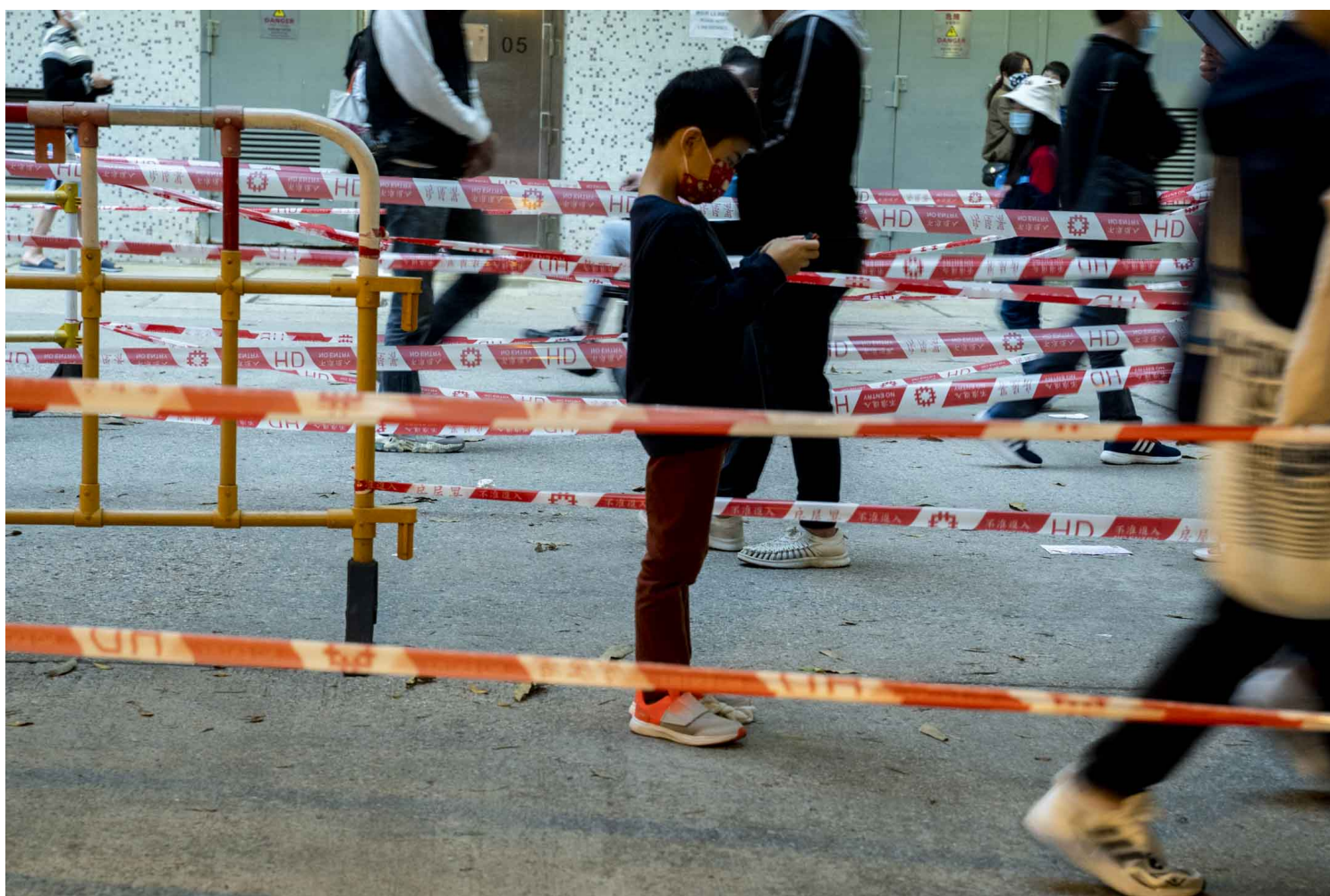


COVID-19疫苗 香港 深度

葵涌邨被围封的日与夜 —— 快过年了，到底何时“放监”？

“自围封开始，他们都不知道睡醒之后会否被解雇。”



2022年1月26日，葵涌邨的居民排队作检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李慧筠 (+)

端传媒记者李慧筠、实习记者叶家润 发自新加坡 | 2022-01-27

过年前，葵涌邨很多居民没法外出办年货；家里如何大扫除，也抵不过门外垃圾臭味。这一个座落新界的公共屋邨，有共16幢大厦，其中逾10幢有居民染疫。1月21日起，政府先后围封邨内的逸葵楼、映葵楼、夏葵楼，围封行动为时5天，逸葵楼和映葵楼围封及后更须延长两天。截至1月26日，邨内共有334宗确诊及初步确诊个案，大部分来自逸葵楼。

围封后，民间团体“葵青街坊联合阵线”在邨内收集了174份居民问卷，其中有11人指收到解雇通知，约一半人对检疫安排非常不满，亦有逾半人认为今次围封行动的信息透明度是零分。团体成员史思明表示，据了解被解雇人士多为餐饮业散工，希望政府提供直接经济援助；此外，邨内有照顾“专注力失调及过度活跃症”（ADHD）儿童的家长和长期病患者亦面对极大煎熬。

在被围封的单位内，有长者、照顾者、少数族裔，也有年轻的上班族，他们在家里，靠走廊上的声音和监察CCTV，判断怎样避开拥挤的电梯和检测人群。围封5天，居民过的是甚么“生活”？以下是他们的口述，由端传媒记者整理：

“行动不便的老人家自己排队，好心喻（心酸）”

Sam，约30岁，逸葵楼居民，被困5天

下楼检测时，每次电梯门打开，我和妈妈都会见到每层楼的电梯大堂都堆满垃圾。前日经过8楼闻到臭味，垃圾袋内食剩的饭汁全都流出来，蔓延到走廊周围，感觉很不舒服。

我拍了些影片，围封首三天十分混乱，简直令人无所适从。首先是检测站开放服务的时间，通告写是早上10时至晚上8时，但妈妈下楼后发现检测站都是12点左右才开始运作。我们试过收不到早餐，打去政府热线，但没人接听，最后还是自己煮了。

被困第二日下午3点，医护人员或不知什么公务员，上门拍门叫大家去检测。没有分流，没有间隔，所有街坊一起涌下楼，在球场开始排队，到电梯大堂绕一个圈站着等候，前后不够一个身位。你可以想像到排队时两旁都有街坊走动，我看到一个老人家被电梯走出来的人撞跌，好心寒。

大家都好惊慌，不知身边有谁“濫噏（染病）”，那么挤逼，做几多保护措施都没有用。我以前也会联络前区议员梁锦威（注：支联会前常委、葵青区议会前主席，因六四非法集结案入狱，他另有国安法案件在身），现在真的要靠自己。社区发生这些大事，便发觉区议员角色有存在的必要。

我连续三日的午餐都是粟米鱼柳饭，你约我做访问时，我正在吃黑椒洋葱鸡扒饭，算是最好吃的饭餐，所以我很畀心机（用心）吃，吃完再联络你。饭餐真的有待改善，我明白不会特别好吃，但营养可以做好点

吧.....多肉，几乎没有蔬菜，一大盒白饭。虽然这些要求是多余，但其实我们都是人？你政府决定不准我们出街，至少食物方面有必要照顾一下吧。

宣布逸葵楼要强检和围封之间有一天的时间，本来我计划出外租几天酒店，但想到家里60岁的妈妈就算了。妈妈身体还不错，但一个人留在这里，心理上当然会惊。这几天我见到排队检测的人龙，有三分之一都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家，他们自己一个排队，好心喻（心酸）。我们住的楼层也有独居长者确诊，被送去医院。

妈妈比较喜欢出外做运动，行山、跑步，现在她24小时对住电视，精神状态差了。我是文职人员，这星期work from home，每天也要跟公司汇报自己的检测结果，一旦是阳性，他们便要做些应变方案。但是检测结果短讯发送时间很不稳定，有次睡前都收不到，真的心挂挂。有天凌晨，我5时多惊醒，直至8时多才收到一个告知阴性结果的短讯。

我最大的感受是延长围封日期，到底围封的准则在哪？延长两天后，会不会又延长多3天到年廿九？整个新年都不准我们出街吗？我前天看林郑记者会很火滚（生气），她说要人谅解她，但谁去谅解我们？我真的觉得很confused.....没可能一天有个案，都要围封，不让我们出去。

我觉得现在的防疫政策有点进退失据，隔了一天才围封做检测，那么强检意义在哪里？人都走光了。而且决策很即兴，很多人以为明天放人，却发觉“吓，原来要挨多两天？”

我跟妈妈都打了三针疫苗，不特别惊中招，而且我看了很多新闻，Omicron的传播性很强，但病征和影响都相对轻微。我们最担心是连累人，连累公司同事.....你一个累全家，连坐入竹篙湾过新年，内心怎样也会过意不去。（注：欲了解Omicron疫情相关信息，请阅读 [感染率极高的Omicron变种病毒，却可能是COVID-19疫情终结者？](#)）

唉，我还是好想出去，想来有点后悔，为什么那时没有订酒店呢？

“细菌入了我屋企”

朱小姐，36岁，夏葵楼居民，被困2天

夏葵楼（1月25日）开始围封5天，有身穿白色保护衣的人上门登记住户人数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房屋署抑或卫生署的人，他没表明身分，但我们都听吩咐去做。他们提醒，安全起见在家也要戴口罩。前天5岁半的大儿子戴着口罩上网课，被老师问为什么，他答：“细菌入了我屋企（病毒进了我的家）。”

我和老公、奶奶，两个就读幼稚园的儿子同住，这段日子，最担心是小朋友的健康和心情。小朋友什么都不懂，他们问我发生什么事，问为什么不能外出？为什么别人可以出街？我自己也没有答案，很混乱。前天，儿子不断问问题，我问爸爸帮忙，他摇头，也听到他说“妈咪，不要问我”。我才发现，我连要开始交待

大，几十个断断续续，我忍不住骂了他一顿，当听到他说“妈咪，个啲闹我”，我才发现，我这网大的心情也很烦躁（烦躁），对住老公和奶奶都发过脾气。

在此之前，我从新闻得知夏葵楼有机会围封，早已为全家预备了4至5天的粮食。围封首日，我照常于10时出门，谁知甫到大堂就被警察拦下来，叫我们回家等消息。但新闻说是晚上才围封啊，那到底几时开始封？我问派饭员，夏葵楼有多少人确诊，他们只说不知道。我唯有24小时蹲在电视机前，也WhatsApp问问相熟家长、朋友，他们很多人住附近，但大家都不知道状况。

现在的信息不太足够，我应该怎样配合，也不太明白。就只能在家里等。

大儿子今年读幼稚园三年级，懂得打开门锁，听到门外有声，他便开门冲出去；有时又会借词想下楼看看检测站。我好怕，心理压力真的好大，两年来从未试过。以前在家里可以松懈一下，现在讲到整个葵涌邨都被污染，家里也不安全。我在屋邨商场做兼职，逸葵楼出事时已请假，一来怕同事染疫，二来想留在家中照顾两个儿子。老公是货车司机，手停口停，单以我的收入计算，每天就少了几百港元。

平日，老公早上7点多就出外搵食（工作），儿子跟我最亲。工人姐姐不懂网课，结果陪儿子上课、照顾他们的责任就全落在我身上。自从停止面对面授课，两个儿子一个在客厅，一个在房间里用Zoom上课。我要陪住他们，劳作什么的都要帮忙，整个早上就在客厅和房间跑来跑去。同时间，我很焦急想看手机信息和电视新闻，但走开一会，儿子便喊：“妈咪你快回来！”

围封首日，忙碌一整个早上，我才惊觉没有人按门铃派午饭，直至下午两时多打开门，才发现饭盒挂在门柄上。但饭已经放凉。

这几晚我都很难入睡，也没什么胃口，中午没有吃饭。第一晚强检，我担心会三更半夜被送去检疫中心隔离，直至凌晨两点多，才收到结果说全家都是阴性反应。我担心小朋友抵抗力较弱，万一中招怎么办？我要怎样安排、怎样照顾他们？之后要下楼检测，如果像强检一样要排队一个多小时，小朋友肯定会周围跑，摸口罩、揉眼睛。之前问过可否上门为小朋友检测，但负责人说，只要行得走得，都要自行下楼。（注：政府仅为行动不便的人士和长者上门检测）

夏葵楼，我不知道政府有查询热线（注：据民间团体了解，夏葵楼自围封当晚起才在电梯公告热线号码，居民若未主动寻找信息，则未必得悉求助资料）。我也不太认识现在当区区议员和立法会议员是谁。

食物方面，我没有什么要求了，先不理质素，起码有得吃。如果早点知道被围封，有心理准备就比较好。只盼尽快控制疫情，早点解封。

我们没跟太多政府人员接触过，派饭也不见人，感觉他们好像怕我们像怕鬼一样。直至现在（受访当日）

下午6点，我都不太肯定要不要下楼检测。我最想多了解每层每户的安排，有官方通知贴在门口也好。而我现在最烦恼的是，小朋友用的、比较温和的消毒药水，快要用光了。

“我吃清真食物，工作人员只能给我杯面和饼干”

Annie（化名），22岁，映葵楼居民，被困4天

直至围封的第二天早上（1月23日），我们才获派第一顿饭，打开饭盒，我不太肯定那是不是鸡肉饭。我是巴基斯坦裔穆斯林，吃清真食品（注：Halal food，部分肉类须按教规宰杀处理）。下楼后，我跟工作人员说我们是穆斯林，他们给我换一碗粥，但里面有肉，我不可以吃猪肉，不肯定能否吃。

他们最后递给我杯面和饼干，说“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给你”。那天午饭也是同样情况，我只可找其他方法解决。

起初政府只要求映葵楼作强制检测，原本预计翌日晚上完成检测便解封，但当天傍晚突然宣布映葵楼也要围封5天。当刻我十分恐慌（panicking），因为我们家中什么食物也没有，担心如何挨过这5天。究竟政府会不会派发食物？会不会帮助我们？那晚没有人来派饭，我们只好随便煮了点饭来吃。

后来，Instagram流传有社福机构可协助被围封的少数族裔人士，我主动联络他们，说明自己的情况后，他们安排每天三餐的halal food，从23日晚上起，送餐到我们家门口。

我认识邨内几个少数族裔家庭，他们面对同样的膳食问题，在信息极度缺乏的情况下，我们保持联络，随时更新情况。我没有主动联络政府部门，因为它们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。从围封至第4天（25日），我只收过一张由政府人员塞进门口的纸，纸上写了检测时间由下午1时至晚上8时，没有人告诉过我其他信息。

最主要问题是严重缺乏信息，我们无从得知何时下楼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。每天下楼我也担惊受怕，与其他居民挤在狭小的升降机内，与挤拥的人群排队等候检测，不知附近的人有否受感染。而且等候检测结果太长，我在24日下午3时完成检测，翌日早上10时才收到结果，足足相隔19个小时。

每天等待检测结果的心情也很煎熬。大家都很害怕，只留在家中，不敢行出走廊。

走廊的卫生情况尤其恶劣，每次我步出倒垃圾，也看到垃圾堆积如山，没有人清理垃圾和清洁走廊。邻近垃圾筒的单位更甚，他们获派的饭盒就放在垃圾桶旁不远处。政府禁止我们外出，但困在这座建筑物内，如果不解决卫生和人群聚集的问题，只会引致更大传染风险。

而且，还有些人因此失业，没有收入，政府也应该要考虑到这点，把我们困住，却没有支付我们这5天的薪水。

我比较幸运，是幼稚园老师，学校很理解和体谅我的情况，容许我暂时在家工作。工余时间，我滑手机和做家务打发时间。但爸爸和弟弟是基层打工仔，正在无薪休假，雇主跟他们说，“你们没有来上班，也不能支薪给你们。”自围封开始，他们都不知道睡醒之后会否被解雇。

葵涌邨的确诊数字每天攀升，我只希望自己不会验出阳性结果。





2022年1月26日，葵涌邨内一个篮球场被设置成检测的场地，居民排队作检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找新界西立法会议员，信息已读不回”

吴小姐，逸葵楼居民，被困5天

我不敢长期打开门，很多时候，只能靠声音判断所住楼层的状况。例如，我暂时未听到有担架上楼把人送走的声音。收垃圾声，一日有一至两次。

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卫生署记者会上公布消息后，我们得知逸葵楼会被围封5天。事实上，前一晚我已看到窗外很多旅游巴士停泊在楼下，周边的路被围封。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——被送去竹篙湾——我习惯称呼其为“糟糕湾”的检疫中心。当收到围封消息时，老实说，至少可以留在熟悉的环境，跟家人一起，我有少少relief（松一口气）。

但是，围封安排超出了预期。政府1月25日宣布逸葵楼延长围封两天，我们的储粮未必可以挨多3天。我们收到政府提供的饭餐，矮瓜煮鸡肉、茄汁猪扒，或是点心拼盘等等。Telegram群组里，有街坊说收到烧味饭，其他街坊形容为“特别大奖”。这几天，有人厌倦多汁饭，有人说天天吃烧味吃到想呕。

家中同住的妈妈是素食者，除了第一天看到有街坊收过罗汉斋饭，暂时不见有其他素食饭餐。但她比较没所谓，我们便把饭盒里的白饭倒出来，与雪柜的鸡蛋和菜炒两炒、拌着吃；或者储起早餐的蛋糕卷，又当一餐。之后如果吃光了家里的菜，可能就豉油捞饭（酱油拌饭）。其实我们的状况还算可以，宗教上对食物有严格要求的少数族裔，或独居长者想必更加困难。

除了膳食安排，派发物资也不太符合居民所需。街坊到楼下询问，工作人员一时跟他说可以让朋友带来，有些则说不可以。每次出门检测后回家，我们都会全身消毒，但跟清洁有关的物资只有第一天派发的洁手液。派鲍鱼、虾子面对我们没有帮助，好像做show给大家看——我们对居民几好。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鲍

鱼？不如给我们漂白水、消毒酒精吧？（注：逸葵楼围封第5天，居民终获派漂白水和消毒酒精）

围封数天，有时政府人员会拍门叫我们去检测，有时不会。每天醒来，我们都很紧张，长开电视看新闻，留意最新“加监”多少天；也追看居民开设的Telegram群组，了解派物资的情况。群组内，街坊讨论得最密切的是检测的人龙。大家担心检测时、搭电梯时过于挤逼，容易交叉感染，于是街坊会监察大楼CCTV，不时在群组内把截图发出来，报告轮候的人数等等。

大家都会等电梯少人一点时，趁机落楼。第一天检测，楼下“打晒蛇饼（排长龙）”，telegram群组的街坊提醒暂时不要落楼。如果不遵循要求做检测，会被罚5千元港币。但妈妈比较紧张，常常想快点检测，怕政府人员来拍门。没有人告诉你外面发生什么事，很多时就靠自己判断，很焦虑。我的邻居是一位独居长者，他很早便要求上门检测。以我所知，他没有外出，后来过了两、三天，直至昨天才有人上门。

今早，我开门看见邻居，大家面面相觑，都说没收到早餐。不知道是漏派还是什么原因，我也没追究。其他人有更逼切的需要，有些家长家里没有奶粉，宠物的粮食也见底，又有长期病患者要补充药物，我们少吃一餐也没所谓。

我们本来的区议员梁锦威早前（因政治案件入狱）被DQ（褫夺议员资格）。他以前跟进得好足，邨内有事，漏夜都回来，街坊很想念他。有些人甚至跨区找葵兴区议员梁志成帮忙，听说派消毒物资，他也有帮忙。新当选的民建联新界西立法会议员陈恒镔安排了WhatsApp热线，让街坊查询和求助。我几天前传过信息，目前已读不回。

说句难听话，我们现在好像困兽斗。不断乘电梯、下楼排队检测，不断困兽斗，看不到完结的一天，很无奈。本周一，林郑到葵涌邨视察，我落楼去看看，听到街坊叫她“收垃圾啊”、“走呀”什么的，亦有人在爆粗（用粗言秽语指骂）。安排混乱，电梯口垃圾无人收，饭又难吃，邻舍百几人感染，做劳动工作的街坊手停口停……大家压力很大，都想趁机发泄一下。但始终我们住公屋邨，有时都怕踩红线，甚至怕影响居住资格。这一点，住私楼的人未必会明白。

比起病毒，我更担心防疫政策。既然政府要清零，就不会让我们自由活动。欧洲、日本等地都追求与病毒共存，但就算我不同意清零，我只是个市民，改变不到什么，唯有接受。

政府派发了年糕和腊味萝卜糕，不知道会不会封到过年呢？开个玩笑，如果封到过年，街坊应该互相感染，都去“糟糕湾”了。到时葵涌邨没有人，真的可以实现零确诊。





2022年1月25日，葵涌邨全邨都有不少穿上保护衣的工作人员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